

独行 丛书

李书磊
著

为什么
行那么远

珠海出版社

图书馆

李书磊
著

083927

为什么远行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什么远行/李书磊著

(独行者丛书)

ISBN 7-80607-129-6 ¥11.50

I. 为…

II. 李…

III. 文学—散文—当代

IV. I267

为什么远行

©李书磊著

终审:成平

策划:成平 刘亚炜

责任编辑:李向群

装帧设计:鲍金星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话:3354041 邮政编码:519015

印刷:南昌市群众印刷厂

开本:850×1092mm 1/32

印张:8.875 字数:170千字

版次: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1.50元

总序

曾卓

在当今散文随笔热、散文随笔丛书热中，《独行者丛书》自有其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它的作者虽然既有学者，也有专长于小说、散文的作家，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在学术或创作的生涯中，将经历的个体生命的体验放在一个具有思想性、精神性追求的背景之上。因而在每一集中，都不乏对一些学术性问题的探讨，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给人以启发和启示。作者们以各自富个性的笔调，或描述，或议论，自如地表达，拥有一般散文随笔的特色，却更具有耐读性。

我很赞赏“独行者”这个词。

“独行者”，首先是思的一种状态，是思的一种独立特行。我们沉溺于人云亦云太久了，以致我们不敢、不会、不能思的独行，而思的入门往往是从独行开始的，非“一哄而上”所能奏效。

因而他独行，却并不孤独，因为他并不脱离人群，更不是离群索居，只是不愿随波逐流罢了。他知道，他所说的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考，通过自己的声音，而不能让自己的身体成为他人头脑的行尸走肉。

在这里——

“独行”不是逃避，不是孤芳自赏，它只是探寻更开阔的视野，更多维的生存空间。

“独行”不是霸权，不是“一言堂”，它只是在独断与喧嚣之外能倾听死亡与新生的自然节律，它是应着生命的召唤而去的，那里同样有他人新生的权利。

“独行”不是故作姿态，不是沽名钓誉，它只是独立承担自由的苦役，走自己应走的路。

……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块土地上，已有愈来愈多的“独行者”，他们独立互补，构成今天生动而丰富的格局。

这或许正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走自己的路吧，唱自己的歌，这个世界就不会单调沉寂。

目 录

古老的情话

- 河边的爱情 (3)
- 红花与白草 (6)
- 《唐诗三百首》 (9)
- 格律的意义 (12)
- 友谊一种 (15)
- 天才说 (17)
- 宦游与漫游 (21)
- 《西厢》情理 (26)
- 情是何物 (34)

一则故事的缘分	(38)
经典的意义	(43)
“好了”的矫情	(46)
论薛蟠的诗	(49)
古老的情话	(52)

就事论世

橡皮人的佯啼假笑	(57)
就事论世	(59)
快餐人生	(63)
禁绝鞭炮	(65)
学界面孔三种	(67)
佛界也下海	(69)
王蒙与王朔相遇	(71)
汪国真“返销”台湾	(73)
柯云路误入歧途	(75)
葛优的意义	(77)
玉兰花开	(79)
张贤亮堕入定数	(81)
夜市有感	(83)
新闻就位	(85)
现代人格的沦丧	(88)
身归何处	(91)

生命与友人

- 钟声悠远 (97)
孩子本是别一类 (101)
佛缘 (104)
勃朗宁小姐的眼神 (107)
雨天 (111)
燕子与乌鸦 (114)
“难得糊涂”考 (117)
刘震云的勾当 (122)
许谋清观感 (127)
方旭散文印象 (131)

书生眼见

- 智慧的口语形式 (139)
文人的逃跑 (143)
再读《聊斋》 (146)
熟悉的和陌生的 (149)
几种提法 (152)
文学的主义 (155)
新刊的旧籍 (160)
新书的古意 (166)
《孔府大劫难》序 (174)
《重读古典》自序 (176)
《读者文摘》的意义 (177)
“走向世界”之病 (181)

余秋雨评点…………… (185)

县官手记

为什么远行…………… (195)

观看…………… (200)

陌生的果树…………… (205)

野调…………… (208)

故事…………… (212)

小邵…………… (221)

致友人书:青龙——北京 …… (229)

《张玉林小说集》序…………… (232)

一月旅程…………… (234)

跋

古老的情话

河边的爱情

今天读来,《诗经》真正活下来的诗是那些爱情诗;而阅读《诗经》中的爱情诗我发现了一个动人的情节:这些爱情大都发生在河边,爱的歌咏有很多都同河流与河水有关。那首开宗明义且家喻户晓的《周南·关雎》写的就是河边的爱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然你可以说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一种虚写的起兴,但要知道起兴实际上常常是即景的:举目望去,随意所见的物事就随手拈来加入歌诗,因而起兴往往是不可分割的本文意象;而况《关雎》中下一段“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更坐实了这种河的场景——荇菜乃是一种美丽的水草。与《关雎》相埒的还有那首著名的《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这姑娘在河边萌动了对那垂发少年的思念:“髧彼两髦,实维我仪。”“河边爱情”在《诗经》中成了一种惯例甚至成了一种模式。“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广》)“有狐绥绥,在

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有狐》）“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褰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唱不完的爱情就紧贴着那流不尽的河水。

自然这河水与爱情、河流与情歌的关联本出自无心，然而唯其无心反倒更见出了一种本质的亲缘。到底是为什么爱总靠着河、河总关着爱？后世词人说“柔情似水，佳期如梦”，或许这情与水到底是有一种品质上的呼应；不过真正使我们动心的乃是另外一则关于河水的典故，《论语》中的典故。当年孔子来到了河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对人生本有一种明净澄澈的达观，但他面对河流也不禁发出这种伤感的喟叹；赫拉克利特说“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这明晰的哲理论断中似也透露出一种深刻的骚怨。真是一呼一应，无独有偶。而深入民间的谚语则更像是一种绝望的控诉，民谚说：“西流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哲人和俗人发出了共同的感叹，这河流究竟为什么如此扣动人类的心弦？或许河水向人们提醒的最惊心的东西乃是孔子所说的“逝者”。那从容而恒常的流逝乃是时间的赋形，时间无情离去恰像这河水；而时间正是人生的本质，人生实际上是一种时间现象，你可以战胜一切却不可能战胜时间。因而河流昭示着人们最关心也最恐惧的真理，流水的声音宣示着人们生命的密码，对河流的惶恐定是人类代代相传的一种原始记忆；日常的生活中你可以逃遁于有意无意的麻木，而面对河流你却无法回避那痛苦的

觉悟。面对河流你会想起你已经失去和必将失去的一切，想起在这永恒的消逝中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会有一种无法安慰的绝望攫住你的心，你感到一种无限凄凉的脆弱与感伤。——也正是这个时候爱情就产生了。在这种冰冷的空虚中你想抓住点什么，你想靠住点什么，你的心渴望着慰藉。于是男人就想起了“窈窕淑女”，女人就想起了“髡彼两髦”的少年。这一切都是那样地自然而然。爱情是人类无望人生中唯一的救赎，也是人在无边的沉沦中本能的呼号。除了爱情人们还能依凭什么呢？长生与飞升的痴想明知是一种幻影，而人世间再伟大的功业也终会烟消云散，“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王侯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这时候爱情这种同样短暂的东西却获得了一种神秘的永恒力量，人们就凭借这力量与残酷的世界抗衡。情人们在河边大声地喧哗（《郑风·溱洧》），情人的喧哗就盖住了河流的咒语。

人们面对河流即是面对命运，河边的爱情即是人类对命运的反抗。

红花与白草

孔子教导他的儿子孔鲤学习《诗经》，说要是不读《诗》就不会说话，读了《诗》近可以更好地事奉父母，远可以更好地事奉君王，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与当贤臣孝子并列，可见孔子并不太迂腐，他对了解自然、增加科学知识还是非常重视的，并不像后世一味讲忠孝的腐儒。《诗经》里面确实提到许多动植物的名字，尤其是《风》差不多每篇都涉及，因为《风》就来自山野田园；把《诗》中的“花草鸟兽之名”汇集起来，竟可以编一册小小的生物学辞典。但在我们看来《诗》毕竟是诗，其中的鸟兽草木不是风干了挂起来的动植物标本，而是活生生的形象，甚至并不仅仅是作为景物的形象，有时它们在诗中直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谁要是把《诗》仅当作生物学教科书那可就错了，孔子就犯了这个毛病。孔子还是有点迂腐，要不然为什么偏偏是他成了后世无数腐儒的祖师爷呢。

相比之下，《诗》中的鸟兽不如草木有神采。而在写及草木的诗中我最欣赏的是《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两句诗竟给我留下了无比奇异而强烈的印象。在《诗经》世界所有的形象中，这诗中的桃花最夺目，这桃花使《诗经》中的所有颜色都显得黯然。“夭夭”意为笑，“灼灼”意为燃，这桃花像灿烂的笑，像炽热的火：这诗句透过两千年发黄的岁月如此新鲜地触动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我感到魔足。岁月并没有损蚀这火焰一样的花，岁月只是洗去了色彩的嘈杂与浮艳，使这燃烧般的开放变得如此纯净而又宁静，一如花之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中没有曲折甚至也没有故事，只是平白而出的对于新婚的祝福；也正因为没有故事和曲折才显示了一种圆满，才成就了那种热烈。这堪称雍容的祝福实际上蕴涵着炽烈的激情，代表着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无限希望，代表着人对生命深挚的爱。因而这“夭夭”、“灼灼”的红花乃是人们心灵的旗帜；在这荒凉的世界里，在这虚无的人生中，这飘扬的红色象征着人类对荒凉和虚无不屈的反抗。不熄的愿望是人类存在的原动力，你可以把《诗经·周南》中的夭桃看成是我们民族的愿望树。

正是在这红色桃花之后我们望见那瑟瑟白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后我们读到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出自《国风·秦风》。在这里芦苇的秋色扫尽了桃花的春意，热烈一变而为凄凉。有一种悲哀的情调弥漫于诗中；如果说那红花使人觉得魔足，